

經學歷史

全

經學源流

經

學

歷

史

全

齋

甲子年秋季

涵芬樓影印

經學歷史

善化皮錫瑞

經學開闢時代

凡學不攷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別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古來國運有盛衰，經學亦有盛衰。國統有分合，經學亦有分合。歷史具在，可明徵也。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經，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釋迦未生，不傳七佛之論也。易自伏羲畫卦，文王重卦，止有畫而無辭。史遷揚雄云：文王重卦，亦如連山歸藏，止為卜筮之用而已。連山歸藏，不得不云作卦辭。為經，則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為經矣。春秋魯史舊名，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亦如晉乘、楚檮杌，止為記事之書而已。晉乘、楚檮杌，不得為經，則魯之春秋亦不得為經矣。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

百四十篇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刪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為法戒周

禮出山巖屋壁漢人以為瀆亂不驗又以為六國時人作未必真

出周公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

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

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刪詩為三百

篇刪書為百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易自孔子作卦爻

辭史記周本紀不言文王作卦辭魯世家不言周公作爻辭則卦辭爻辭亦必是孔子所作彖象文言闡發義

文之旨而後易不僅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筆削褒貶為後

王立法而後春秋不僅為記事之書此二經為孔子所作義尤顯

著漢初舊說分明不誤東漢以後始疑所不當疑疑易有益取諸

益蓋取諸噬嗑謂重卦當在神農前疑易有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謂卦爻辭為文王作疑爻辭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謂非

文王所作而當分屬周公於是周易一經不得爲孔子作孔疏乃謂文王周公所作爲經孔子所作爲傳矣疑左氏傳韓宣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謂周公作春秋於是春秋一經不得爲孔子作杜預乃謂周公所作爲舊例孔子所修爲新例矣或又疑孔子無刪詩書之事周禮儀禮並出周公則孔子並未作一書章學誠乃謂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讀孔子所作之經當知孔子作六經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爲萬世之準則後之爲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所謂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後之爲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萬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也孔子之教何在卽在所作六經之內故孔子爲萬

世師表六經卽萬世教科書。惟漢人知孔子維世立教之義，故謂孔子爲漢定道，爲漢制作。當時儒者尊信六經之學，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爲宏亮洪業，贊揚迪哲之用。朝廷議禮議政，無不引經。公卿大夫士吏，無不通一藝以上。雖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未能盡行孔教，而通經致用人才，已爲後世之所莫逮。蓋孔子之以六經教萬世者，稍用其學而效已著明如是矣。自漢以後，闡忽不章，其尊孔子奉以虛名，不知其所以教萬世者安在。其崇經學亦視爲故事，不實行其學以治世，特以爲歷代相承莫之敢廢而已。由是古義茫昧，聖學榛蕪。孔子所作之易，以爲止有十翼，則孔子於易不過爲經作傳。如後世箋注家陳搏，又雜以道家之圖書，乃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加於孔子之上，而易義大亂矣。孔子所定之詩書，以爲並無義例，則孔子於詩書不過如昭明之文選、姚鉉之唐

文粹編輯一過，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詩疑書疑，恣意刪改，使無完膚。而詩書大亂矣。孔子所作之春秋，以爲本周公之凡例，則孔子於春秋不過如漢書之本史記，後漢書之本三國志鈔錄一過，稍有增損。杜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貶，概以爲闕文疑義。王安石乃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而春秋幾廢矣。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經教萬世之旨，不信漢人之說，橫生臆見，詆毀先儒，始於疑經，漸至非聖，或尊周公以壓孔子。如杜預之說春秋是或尊伏羲文王以壓孔子。如人之說孔子手定之經，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經爲孔子手定，而屬之他人。經學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必以經爲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始可以言經學。

孔子以前未有經名，而已有經說，具見於左氏內外傳，內傳所載

元亨利貞之解黃裳元吉之辨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

德虞書數舜功之四凶十六相以及外傳之叔向單穆公閔馬父

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或釋詩或徵禮詳見王應麟困學紀聞非

但比漢儒故訓為古且出孔子刪訂以前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

言盡信穆姜明隨卦之義何與文言盡符季札在正樂之前豈能

雅頌得所困學紀聞引克己復禮出門如賓二條云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

類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見左氏昭十二年周禮外史掌三墳五典

之書鄭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據此則三墳五典乃書之類偽

孔安國尚書傳序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

其解三墳五典本於鄭注八索九邱本於馬融據其說則八索乃

易之類皆無明據可不深究今所傳惟帝典伏生傳尚書止有堯典而舜典即在內蓋

二帝合爲一書，而宋人僞作三墳書。若夫伏羲十言，義著消息，神農並耕，說傳古初，黃帝顓頊之道，具在丹書。少皞紀官之名，創於白帝。洪荒已遠，文獻無徵，有裨博聞，無關閎旨。惟伏羲什言之教，於八卦之外，增消息二字，鄭荀虞易皆本之以立說。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獻通考應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矣。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讚修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案應氏之說，近是而未盡也。文王重六十四卦，見史記周本紀，而不云作卦辭。魯周公世家亦無作文辭事，蓋無文辭，故不可以教士。若當時已有卦

爻辭則如後世御纂欽定之書必頒學官以教士矣觀樂正之不
以易教知文王周公無作卦爻辭之事春秋國史相傳據事直書
有文無義故亦不可以教士若當時已有褒貶筆削之例如朱子
綱目有發明書法亦可以教士矣觀樂正之不以春秋教知周公
無作春秋凡例之事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
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匡衡上疏曰孔子論詩以關
雎爲首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
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是漢人以爲詩書皆
孔子所定而易與春秋更無論矣

孔子出而有經之名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
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始以詩書禮

樂易春秋爲六經然篇名經解而孔子口中無經字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孔子始明言經或當刪定六經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爲經又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經典釋文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三說不同皆可爲孔子時正名爲經之證經名正而惟皇建極羣下莫不承流如日中天眾星無非拱向矣龔自珍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如龔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猶惑於劉歆杜預之說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之義也

六經之外有孝經亦稱經孝經緯鉤命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又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孔子已名其書爲孝經其所
以稱經者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
言故曰孝經鄭注孝經序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
爲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鄭注中庸大經大本曰大經謂六藝
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漢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經並稱史
晨奉祀孔子廟碑云乃作春秋復演孝經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
春秋制孝經蓋以詩書易禮爲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經乃孔子所
作也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
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據鄭說是孝經視諸經爲
最要故稱經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經傳是作傳者亦視諸經爲
先與子夏易傳同時矣二書藝文志皆不載

刪定六經之旨見於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

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據此則孔

子刪定六經書與禮相通詩與樂相通而禮樂又相通詩書禮樂
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藝止七十二人則孔門設教猶樂正四術之
遺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史記以春秋別出於後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
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
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
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
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
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
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邱者以春秋罪邱
者亦以春秋案史記以春秋別出於後而解說獨詳蓋推重孔子

作春秋之功比刪訂諸經爲尤大與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抑
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說春秋大義亦與孟子公羊相合知有
據魯親周故殷之義則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說未可非矣知有
繩當世貶損之文則知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不足信
矣知有後世知邱罪邱之言則知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
而已者尤大謬矣

程子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切中漢以後說春秋

失之